

#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的基石<sup>\*</sup>

——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的悲剧艺术

周天虹

[摘要] 莎士比亚以全新的历史观处理凯撒被刺一事,把勃鲁托斯一伙标定为叛党。勃鲁托斯是个“高贵的罗马人”,他对凯撒的谏词失去警觉,举起为罗马为人民的旗帜,刺死了凯撒;但不得人心,最终战败自刎。他不是作为一个将军,而是作为一个高贵的罗马人的悲剧命运,依旧获得了人们的怜悯和同情。《裘》剧在艺术上,为莎氏历史悲剧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未来四大悲剧的良好开局。

[关键词] 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思想;艺术

[中图分类号] I561.0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09)01-0153-04

## The Tragic Art of Julius Kaiser by Shakespeare

ZHOU Tian-hong

(Huaian Colle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uaian 223003, China)

**Abstract** :Shakespeare viewed the assassination of Kaiser from a new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regarded Brutus and his followers as rebel party. Brutus was a “noble Roman” himself, but he gradually lost his alertness against Kaiser’s lipsalve, thus he upheld the banner “For the Roman Empire and Kaiser’s Romans”, and assassinated Kaiser. However, he could not win the people and finally he failed and committed suicide. But he did attain much mercy and sympathy as a noble Roman, not as a general. The play *Julius Kaiser* artistically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reation of Shakespeare’s historical tragedies and served as a decent beginning for the upcoming Four Tragedies.

**Key Words** :Shakespeare; *Julius Kaiser*; idea; art

莎士比亚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对重大历史事件更有独到的见解。他以历史剧创作登上文坛。进入十六七世纪之交,他对历史题材的热情再一次高扬,写出了《裘力斯·凯撒》(1599)、《哈姆莱特》(1601)、《麦克白》(1606)等一系列悲剧。关于《裘力斯·凯撒》,也许由于(与典范的四大悲剧相比)艺术上不够完美,未引起评论界应有的注意,例如在阿尼克斯特的《莎士比亚传》里,仅对该剧的演出情况作了一般的介绍,而对剧本本身未作全面的评述。

莎士比亚是以希腊历史家普鲁塔克的《名人传》为依据写作《裘力斯·凯撒》(下文简称《裘剧》)的。剧名虽是《裘力斯·凯撒》,但悲剧主角则是勃鲁托斯。剧情是以勃鲁托斯为首的反对派刺死凯撒,后来叛党逃出罗马城,最后在腓

利比平原的战斗中,勃鲁托斯兵败自杀。

### 一、剧本里的悲剧人物： 凯撒和勃鲁托斯

历史上的凯撒军功卓著,为罗马共和国赢得了荣耀。他于公元前49年率领他的军团返回罗马,击败庞培以后就成了罗马世界的主人。公元前46年,他被推举为任期10年的独裁者;公元前45年,他又成了终身独裁者。他迷恋东方神王传统。在希腊化的东方看来,给统治者以天神的尊荣是很正常的,但对罗马残留的雅利安精神来说,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因此,他的一生总是遭到历史学家的誉议,例如英国的威尔斯在其《世界史纲》中说:“在他的政治生活

\*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项目编号:08SJD8400001)。

中,除了追求自己的平步青云和权势所能获得的一切纵欲和荣耀外,我们没有看到别的更高尚更伟大的目标。<sup>[1](P351)</sup>

历史学家的看法是这样,再加上普鲁塔克本身是个共和派,因此人们很自然以为《裘》剧的矛盾冲突是在共和派与独裁派之间进行的。但从《裘》剧的文本看,情况并不如此,尤其我们面对的是对历史有独到见解的莎士比亚,对文本更应留心揣摩。

《裘》剧里的凯撒,并不是个一无是处的独裁者,而是个“两面人”。的确,他向往早早当上神王,而且在他被杀的3月15日,元老院就要给他加冕了。可他又关爱民众,立下遗嘱把私产捐献出来;办事不徇私情,先公后私。莎士比亚把一些正面的品性赋予了凯撒,人们对凯撒之死仍会表现出些许同情。

那么,《裘》剧为什么会历史有稍许偏离呢?这是因为在传统的英国人的观念里,一直把国王看作一国之主,有如国人在长期封建社会里那样。就在《裘》剧里,有个把国王与臣民的关系比作头和身体四肢关系的比喻。他创作初期写的那些历史剧,反对封建割据,拥护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另外,学界一些启人心智的名作,也帮助他以新的视角审视普鲁塔克提供的史料。例如但丁的《神曲》把勃鲁托斯和凯歇斯当作叛徒放在地狱的最底层,<sup>[2](P164)</sup>又如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里说,勃鲁托斯和凯歇斯“见凯撒如此显赫,心怀忌恨,暗中组成反叛势力,择定地点,准备将他刺杀。”还写到凯撒临死的情景:“朱里厄斯(按:即裘力斯·凯撒)有的是一颗坚强的心,决不肯失了尊严,虽已满身重创,他却留心把军袍盖过两腿,不让露出他的身躯。他虽晕厥危殆,仍旧能这样自尊到底。”<sup>[3](P323)</sup>乔叟肯定凯撒的自尊和坚强,无疑给莎氏以极大影响。故此,莎氏在卷首“人物表”里,直截了当标明勃鲁托斯一班人是“叛党”,勃鲁托斯自己也直言不讳说谋刺凯撒是阴谋。凯妻凯尔弗妮娅的台词也可资佐证。她列举的异象有:一头母狮在街道上生产;坟墓裂开了口,放出鬼魂来;凶猛的骑士在云端列队交战,他们的血洒到了圣殿的屋上;战斗的声音在空中震响,人们听见了马的嘶鸣、濒死者的呻吟,还有在街道上悲号的鬼魂。<sup>[4](P242)</sup>这些凶兆在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看来,意味着凯撒之死是伟人的殒灭,而随之而来的则是混战和内乱。

至于勃鲁托斯,他是罗马将军,素与凯撒友善。关于他的品性,不管是叛党成员,抑或凯撒的追随者,评价基本一致,是个“高贵的罗马人”。“高贵的罗马人”是极高的品性定位,指那些酷爱自由、热情正直、勇敢无私的罗马公民。莎氏基本遵循这个品性定位,把他写成品性高贵、正直无私的人。如勃鲁托斯解释谋刺凯撒,说那只是为了大众的利益。又如在萨狄斯,勃鲁托斯斥责凯歇斯,竟然因配拉受贿定了罪而代其向勃鲁托斯说情;更进一步,他揭露凯歇斯“手心也很有点痒,常常为了贪图黄金的缘故,把官爵出卖给无功无能的人。”<sup>[4](P276)</sup>可是,用心良苦是一回事,结果又往往是另一回事,正如《哈姆莱特》里伶王所说:“决心到

最后会全部推倒,事实的结果总难符预料。”就以谋刺凯撒来说,勃鲁托斯自己在独白里也说是一伙“党徒”干的“阴谋”,而自己参与其中,充当主脑,显然沾污了素具的高贵品性。再说,既然是阴谋,那么能否得逞,得逞以后政局将怎样演变,变数是很大的。勃鲁托斯是在走钢丝,其悲剧命运决不是偶然的。

## 二、悲剧人物的性格悲剧

勃鲁托斯谋刺得手了,可后来又兵败自杀了。其缘由大致如下。

1. 勃鲁托斯听信谗词,竟然上了“贼船”。叛党成员都是善于吹拍、怀有私心的人。这显然与勃鲁托斯不一样。凯歇斯就是这样的人。他独白说:“好,勃鲁托斯,你是个仁人义士;可是我知道你的高贵的天性却可以被人诱入歧途;所以正直的人必须和正直的人为伍,因为谁是那样刚强,能够不受诱惑呢?”<sup>[4](P224)</sup>这段自白妙在他看准了勃鲁托斯的弱点,即他那高贵的天性可资利用,把他引进自己所设的圈套。此人颇像《奥赛罗》里的伊阿古。凯撒对此人也有十分恰当的评价:“他从来不听音乐;他不大露笑容,笑起来的时候,那神气之间,好像在讥笑他自己竟会被一些琐屑的事情所引笑。像他这种人,要是看见有人高过他们,心里就会觉得不舒服,所以他们是很危险的。”<sup>[4](P220)</sup>善吹拍、心计多、嫉贤忌能、弄权使奸,就是此人思想行为的主轴。他反对凯撒决不是如他所说是为了罗马的好处。在“广场闲聊”时,他追忆在台伯河游泳救凯撒,在西班牙前线,凯撒患热病向他求救;而今凯撒像一个巨人似的跨越狭隘的世界,而自己只得低声下气曲意奉承他。他妒恨交加,决意改变自己的命运;从后续剧情可知,那就是串连起一伙叛党,把凯撒刺死,然后由他们收拾乱局。这帮人需要一个精神支柱,需要一面旗帜,他们看上了勃鲁托斯,因为他风度高贵,手握重权,与凯撒也很好。这正如一个成员所说:“他是一个众望所归的人;在我们似乎是罪恶的事情,有了他便可以像幻术一样变成正大光明的义举。”<sup>[4](P229)</sup>可见勃鲁托斯对他们该是多么重要。

勃鲁托斯在剧本开头“广场闲聊”时,只是对凯撒权势日升表示忧虑,全然没有谋反的想法。直到过去29天,在“深夜密谋”一场,他与叛党其他成员似乎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拍板”,勃鲁托斯只得“推理”说:“既然我们反对他的理由,不是因为他现在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所以就成这样说:照他现在的地位要是再扩大些权利,一定会引起这样的后患。”<sup>[4](P229)</sup>这话表明,他被凯歇斯等人油嘴滑舌的劝诱,勉为其难地认同了他们的计谋。就这样,他上了“贼船”,并且越陷越深,又进一步把密谋看作堂堂正正的义举。勃鲁托斯的悲剧在于,即使他犯了谋杀罪,可他高贵的天性仍然不减分毫,深深地感动着人们。

2. 勃鲁托斯满以为只要杀死了凯撒,就会出现一个“和平、自由、解放”的罗马。可事态的发展出乎其预料:社会陷入混乱,战争阴云密布天空。这与他漠视民众的本能不无

关系。他在叛党的“围城”里兜圈子,心安理得地以为立得正干得对。也许是他被叛党迷住了心窍,以致没有掂量罗马市民将对他的举动作出怎样的反应。

莎士比亚是个人民的艺术家,在他的历史剧里,他总要表现出历史转折关头,人民的力量对事件的影响力。《裘》剧也是这样。作者在谋杀告成之后,特设“市场演说”这个生动的场面。勃鲁托斯、安东尼先后上台演说。勃鲁托斯的演词不改高贵本色,说“为了罗马的好处”,才杀死了凯撒;尽管用语是程式化的概念,毕竟暂时稳住了市民的情绪,他们甚至高呼要让勃鲁托斯做凯撒。接着安东尼演说。其演说词充分证明他是个高妙的演说家,他圆熟地驾驭着市民情绪的脉搏。整个演说词的格调先抑后扬。他先承接勃鲁托斯的话,说“人们做了恶事,死后免不了遭人唾骂,可是他们所作的善事,往往随着他们的尸骨一齐入土。”<sup>[41](P262)</sup>平稳的语势埋藏有伏笔。这时那市民甲态度变了,认为安东尼说的话有道理。接着他卖关子说凯撒有一张遗嘱,由此演说词的格调由抑转扬,因为他说:“你们不是石块,你们是人;既然是人,听见了凯撒的遗嘱,一定会激起你们心中的火焰,一定会使你们发疯。”<sup>[41](P264)</sup>由此群情大哗,要求安东尼读那遗嘱。他用市民看得见的利益、摸得着的好处打动他们的心。由此市民的情绪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高喊“伟大的凯撒!”接着砸凳子,烧门窗。叛党慑于民众其势汹汹的威力,悉数逃出了罗马。莎氏描绘的这个生动场面,绝不是凭空想象或故弄玄虚,安东尼也不是摇唇鼓舌之徒,而是因为莎氏是植根于生活的人民的作家,“自然界一切意象都在他跟前,他取用的时候并不费力……他描写一件东西的时候,你不仅看得见,并且还能感觉到。”<sup>[51](P85)</sup>

而后战场出现的态势对叛军越来越不利。莎氏描绘出人心向背对战争的直接影响。叛军是一伙亡命之徒,乌合之众,纪律败坏,横征暴敛,遭到萨狄斯附近居民反对;为防人民倒向安东尼的部队,勃鲁托斯不敢在萨狄斯决战,只得把战场移到腓利比去。双方军力的对比对叛军也极为不利,叛军的数量已达最高的顶点,兵员得不到补充。而安东尼的部队每天都在增加。战争打响,叛军的士兵纷纷逃跑,不堪一击,败亡是必然的结局。

以上我们探讨了勃鲁托斯悲剧结局的缘由。由此可知《裘》剧的思想:它评击了勃鲁托斯、凯撒等人的叛逆行径,形象地指出搞分裂和制造混乱是不得人心的。这种历史观与莎氏早期历史剧的思想大体上是一致的。但是《裘》剧似乎不像一部有典型悲剧主角的典型悲剧,因为读者的情绪并不明确集中在一个主角身上,勃鲁托斯和凯撒都得到人们的同情。再者,勃鲁托斯在自刎前没有获得对自己悲剧情景的体认,他所以自刎似乎只是接受了失败的事实。但这无伤大雅,因为勃鲁托斯不是作为一个罗马将军,而是作为一个天性高贵的罗马人而铭记在人们的心中;从这个角度看,他仍获得人们的怜悯和同情。关于这,就连他的敌人安东尼也在他遗体旁说:“在他们那一群中间,他是一个

最高贵的罗马人,除了他一个人以外,所有的叛党们都是因为嫉妒凯撒而下毒手的;只有他才是基于正义的思想,为了大众的利益,而去参加他们的阵线。他一生善良,交织在他身上的各种美德,可以使造物肃然起立,向全世界宣告:‘这是一个汉子!’”<sup>[41](P303)</sup>此话没有任何偏见,而是发自肺腑的由衷赞叹。

### 三、《裘》剧与性格悲的诞生

要谈论《裘》剧的艺术,似乎是很难下手的。不过,我们不妨从比较的角度,把它同同样题材的成熟的历史悲剧(如《麦克白》,下文简称《麦》剧)放在一起,细加品味,就不难发现它艺术上有失误之处。这或许就是它没有引起评论界关注的原因。

一是结构不匀称。前三幕层次十分清楚,叛党从串联、设计到实行,情节层层推进,丝丝入扣;特别是“演说”一场,情势急转直下,充分表达了作者的主旨。但后面两幕,却显得凌乱、琐碎。例如4幕3场,勃鲁托斯因凯撒出卖官爵贪图黄金而与他争吵,这似乎是为了标明勃鲁托斯的正直和凯撒的卑劣。但恰恰离开了情节主线,况且两人立刻互相谅解,和好如初,使人不明所以。再如第5幕双方交战的场面,尽管角色上上下下十分热闹但是悲剧主人公的内心显得苍白模糊;而在《麦》剧则不一样,作者使龟缩在城堡里的麦克白经受着最后的精神痛苦和煎熬。

二是对悲剧主人公心理层面的开掘没有到位。凯撒位高权重,即将加冕。勃鲁托斯犯的是弑君之罪,理应在他心中引起剧烈矛盾和冲突,在“干”与“不干”之间反复徘徊,权衡利弊。可是,剧本只在概念上转圈子(例如“可怖的噩梦”、“身心像一个小小的国家”之类),而没有像《麦》剧那样,通过一系列物象、意象、音象、细节等等,把内心冲突活生生展示出来,其结果是其艺术真实性较《麦》剧稍逊一筹。

《裘》尽管有以上失误,但从莎氏悲剧创作的历程考察,它又是作者历史悲剧创作的旗开得胜的第一步。

1.《裘》剧宣告了一种全新的悲剧——性格悲剧的诞生。古希腊悲剧,展示的是人与不可知的“命运”的冲突,而莎氏破天荒第一次把性格冲突视为悲剧创作的唯一命题。这是他对悲剧艺术的重大革新。在他看来,人无完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就其性格而言都有缺陷,这些缺陷往往导致犯错或犯罪。车尔尼雪夫斯基据此给莎氏悲剧命名为“过错或者罪行的悲剧”,<sup>[51](P489)</sup>奥赛罗如果不轻信伊阿古的谗言,就不会杀死他心爱的苔丝德梦娜,“轻信”就是奥赛罗性格上的缺陷。勃鲁托斯如果对凯撒的谏词保持应有的警觉,不轻信,不动摇,就不会被叛党利用。剧本描绘了勃鲁托斯对凯撒,由爱到恨、爱恨交加的心路历程。尽管《裘》剧在艺术上还没有到位,但莎氏把主人公内心的矛盾冲突作为悲剧创作的突破口,则是确凿的事实。剧本借鲍西亚之口,展现出悲剧主人公在谋杀前夜,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偷偷从床上溜出来;吃饭时立起来,交叉两腿跑来跑去;当被问到为什么时,就用凶狠的眼光瞪着妻;再问下去的时候,

就搔头顿脚;一连串的动作细节,是主人公心里烦躁不安的表征。如上所说,《裘》剧对心理层面的揭示略逊于《麦》剧,是说它没有调动多种艺术手段;不过这没有关系,《裘》剧预示着莎氏在悲剧创作的道路上找到了着力点,悲剧艺术的高峰就在眼前。

2. 悲喜剧结合,悲剧里有喜剧因素。这一特色在《裘》剧里充分显示出艺术光彩。剧本设置了喜剧角色诗人西那和诡辩学者阿特米多勒斯。其他角色,哪怕是主角,间或也会说些调笑的话。喜剧成分的作用是不相同的。有些全然是插科打诨式的,使受众的紧张心理稍微舒缓一下。例如在4幕3场,勃鲁托斯和凯歇斯的争吵已经停息,但酸腐的诗人西那也上场凑热闹,结果被凯歇斯骂出帐外。但更多的场合,喜剧成分是对剧本主旨的有益拓展。“演说”这个场面,整体上都是喜剧性的,情势急转直下,充分展示出民众对政局大动荡所取的鲜明立场。

3. 语言的独白体和夸饰体。莎氏不仅是艺术大师,而且是语言大师。莎剧中有不少格言,已成为人类语言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剧本中“杀人的睡眠”、“坦白质朴的忠诚”、“庸劣的本相”就属此类。本剧语言,多用独白和夸饰。

在文本结构上,剧本里独白和小说里的是不同的,它不受叙述语言的辖制,它是剧中人心声的原汁原味的诉求。莎氏深味个中奥妙,在一系列历史悲剧里写下了大段大段的独白,成为旷古未闻的独白大师。在他早期的《理查二世》里,已有2次独白,《裘》剧里有9次,以后在《麦》剧里,多至11次,从其创作历程看,可以发现独白频率和艺术水准呈正相关。《麦》剧凭借那11次独白,既坦露了人物的内心,又节省了大量篇幅,而成为尺幅千里的典范之作。从独白的频率说,《裘》剧是《理查二世》和《麦》剧之间的过渡。而从历史悲剧来说,它是首次使用,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这9次独白中,有4次是勃鲁托斯的,例如2幕1场他独白道:“只有叫他死这一个办法;我自己对他并没有私怨,只是为了大众的利益。他将要戴上王冠;那会不会改变他的性格是一个问题;蝮蛇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的,所以步行的人必须刻刻提防。让他戴上王冠?——不!那等于我们把一个毒刺给了他,使他可以随意加害于人。……我们应当把他当作一颗蛇蛋,与其让他孵出以后害人,不如趁他还在

壳里的时候就把他杀死。”<sup>[4](P231)</sup>这是他在谋杀前晚说的。这段独白告诉人们,主人公已决意谋杀以及谋杀的理由,亦透露出他以推论自圆其说的无奈心理。

他习于用夸饰体。夸饰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那些长长的夸饰段落,受众不嫌其啰嗦臃肿,反觉其规模宏大、气度开阔。例如狄歇斯为诱骗凯撒赴圣殿,对凯歇斯说:“不用担心,要是他决定不出来,我可以叫他改变决心;因为他喜欢听人家说犀牛见欺于树木,熊见欺于镜子,象见欺于土穴,狮子见欺于罗网;人类见欺于谄媚;可是当我告诉他他憎恶谄媚之徒的时候,他就会欣然首肯,不知道他已经中了我深入痒处的谄媚了。”<sup>[4](P237)</sup>接连5个“见欺”,句式简短又排列整齐,可谓一气呵成,规模恢宏之杰作。这种夸饰语体,在以后的四大悲剧中是屡见不鲜,愈益圆熟了。

以上所说,可见莎士比亚创作《裘》剧,为此后一系列典范悲剧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艺术基础。凡事开头难。只要用心尽力把头开好,以后的步伐会更健壮、更有力。此后不久,一个享誉世界的悲剧大师果然腾空出世了。

### [参 考 文 献]

- [1] 韦尔斯. 世界史纲[M].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
- [2] (意大利)但丁,著,王维克,译. 神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 [3] (英)杰弗雷·乔叟,著,方重,译. 坎特伯雷故事[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 [4]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 [5] 杨同翰. 莎士比亚评论汇编[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收稿日期 2008 - 11 - 29

[责任编辑 廖智宏]

[责任校对 刘秀玲]

[作者简介] 周天虹(1960~),女,江苏江阴人,江苏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与外国文学。江苏淮安,邮编:223003。